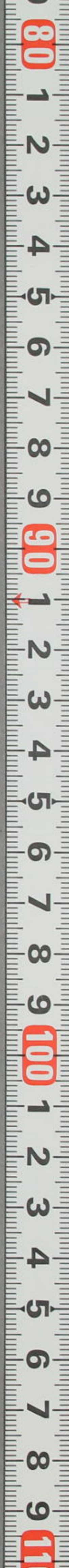




華陽先生文集

和6
657
4



門
號
卷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七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七

長門 山根清子 濯 著

男 泰德有隣 校

門人 吉田文獻子徵 輯

記

長州弘法寺記

出長州之城門東可五里而近。曰東湖。中有洲。洲有寺。曰弘法寺。昔在僧空海航中國。還則繫纜於此。是。以其釋教東漸之首地也。故建寺置像。因以其謚名。之。遂被洲云。四面滔滔水。可舟而不可徒行。橋其南。

長門山根清子濯著

涯人始弗病涉也。過橋北入若干武，有醫王堂。出堂稍折而東，則觀音文殊二閣也。屋椽參差相望，其間各容數十弓。又東若干武，有朱樓，是爲辨天。蒼松百株鬱葱，遶其南傍。東抵水而盡矣。表出中間，乃海師祠堂也。方丈厨庫臚列，其次可謂巨剎也。即其所觀，西城東湖鶴臺雁嶼，唐山韓海之勝，其他可更僕數。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以歲時更獻狀於几席間。把杯長嘯，此中則自疎濯淖汗泥，飄飄生遺世之思。顧延袤僅里而不足之地，而巧於據勝如茲，此非人所能意締，而手啓實神仙境中之一區也。聞故

老云：此地本浮洲也。常隨潮波上下，雖雨潦九年，懷山襄陵之日，未嘗有水害。豈靡髮鬢乎？列禦冠所說渤海之東大壑中，有五仙山者，耶非耶？俗傳佛之所冥助也。每歲季春末一日，以海師入定之日，設齋會。都人士女祀釐祈福者，趣焉。旣宜春服，或群或友，童子五、六人，從舟冠者六、七人，從橋往來，雜沓連袂，成帷。揮汗成雨，絡繹不絕。太抵至夜四鼓而止。是都下之大觀也。今載春二月，余與縣次公及場倉二田五人者來，譙此寺酒酣，寺僧某從容請曰：諸君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其有所述乎？乃輒撰六勝景，各分其

一題詩時春氣和融俄而東北陰雲起驟雨如注風怒霆行巖壑辟易萬物爲齧頃之雨歇風收天地開明庭月如霜復改開宴余慨然謂縣君曰於乎夫自變者而言之奚翅風雲至岸谷殊處滄海三爲桑田亦其所也矧乎泡沫之軀倏焉滅挾名而俱盡者何限而爭不朽於天地獨非斯文歟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哉大藏八十且海師所傳于華諸經梵筴亦非文字耶而又以真言稱則豈徒名之哉海師去殆千年如旦暮矣而道益弘其爲不朽之業可徵矣吾黨之文字待此寺而顯寺亦賴吾黨之文字以不泯宜

乎僧之請也於是諸君詩成從而記云

創建長門灞城稻荷神祠略記

夫敬神惠民者先王之大典而治國之要道也今侯立脩舊政昧爽不顯弗違寧居六年于茲澤遍邦內黎庶嚮化而猶謂如夫陰陽不差寒暑無崇和風甘雨滿我四郊年穀登稔災疾禳除則非人力之所及而鬼神之所冥助也豈可不慎也哉於是乎新卜城中西北小丘創構一字降東都霞山稻荷而祀焉侯生日窪邸以其鎮守之故也時政尚儉不欲費財叢爾神室方不充武唯足香火而奉焉也蘋蘩之菜行

潦之水苟有明信可薦於鬼神何必峻宇雕牆也哉
執事巨室及近侍諸臣行國二相掾屬皆奉承其美
意戮力營爲焉前殿白狐華表凡百爾祭器莫不悉
備焉乃經始勿亟黽勉土木不日竣功因志其由云

周府老松神祠銅燈籠記

周府三田尻邑鎮守神祠號曰老松廼邑人奉香火
尚矣邑原瀕海民之爲生也舟賈漁戶夥矣我藩移
封之後置水軍於此地自將校兵士至篙師柁工舟
子武卒群萃州處遂爲周南一大都會也而我侯東
觀途必由焉乃改陸而舟實要路津也以故官船商

船輻湊于此漕貨財於難波之津千里比隣往來如
織其他邇焉上下二關遠焉南豐西肥莫所弗到舟
楫之利大哉然而風汛之變倏忽不虞邑人在船者
遙拜祈神必有靈應暴雨霹靂海颶雪濤檣傾楫摧
至艱極危豈人力所能救也哉而忽然能免焉或十
里之霧乍失東西冥冥乎不辨天地一葉飄蕩乎大
洋中時點火於海路又照津口皆得能濟未曾有觸
崖投巖惡石齧船之害也以故歲時賽祭馨薌蘋蘩
吉蠲罔怠父老子弟祀釐祈福及水旱疾疫有請斯
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陰隲默祐不堪枚舉神保正

勝字與右衛門再幸此邑治清俗儉吏民歸化聞神之靈顯崇敬愈謹建銅燈臺壹基於祠前每夜點燈爲邑人報德益祈擁護并捐修燈臺及油料金若干謀不朽于永年云

鐵扇記 代人

有虞氏之王天下也始造五明廣開視聽宣揚仁風商宗有雉鼎之祥而雉尾興焉漢紈蜀羽或寓閨閣之情或爲登壇之麾而來世不乏其製自關而東謂之箒關西謂之扇言隨方異形亦何常吾本邦用之尚矣檜扇蝙蝠者朝儀有式異彩以班崇卑俗間

所用咸竹骨紙扇也而其利孔博代笏藉壁向風避塵畏日障影舞者手之嘯者口之當暑則揮清風逢秋則懷明月進退周旋必共之造次顛沛未嘗離無貴賤無士女至緇流俳優之徒寵遇特渥雖秋風淒其之日乎自靡棄捐之患也惟軍中所乘有團摺二品此授鉞者所令三軍也其製有故余所造者以百鍊剛爲骨匪啻招涼指揮之利陰寓拉挫之用難波氏有用扇說今率由其言陽示以扇實拉冠雙豈少博浪推哉雖有龍泉大阿生獲之術不可少此器也此余制作之用意也亦戒不虞之一道也昇平百年

傳至子孫恐無知其意者故記其由諸扇背以代日月之畫云爾

灞城栗島神祠略記

長州灞城栗島大明神祠者在月光山西休寺境內焉乃奉少彥名命之靈也遠古草昧之時少彥名命與大己貴命戮力經營國家制醫藥以救黎庶如炎帝氏赭鞭之功故萬世欽其德海內莫有所不香火而奉焉者在紀之名草郡蚊田者乃宗焉西休寺三世僧悅山平素崇敬此神賽奠不弛累歲如一日矣或夜夢神人忽爾來于枕上曰汝敬余多年我

監汝之精誠降臨于茲莊嚴顯赫照映室內山大驚俯伏問君何人而何來曰余在紀之蚊田乃化去焉山意怪之未以語人數日後飛錫抵蚊田拜謁神容則果如前夢中所見焉益愈信之元祿中創造小宇於境內而祀焉於是乎蚊田之神降于長之灞城爾來馨薌蘋蘩歲時罔怠七十有餘年于此都人士女祈福釐者絡繹不絕襄除疾病憂患有利于斯民不可勝稱也嗣悅山住持者亦夢授良藥以施于人于今傳而博救于衆夫神之遺澤嗚乎至矣哉遠矣哉而後星移物換祠宇荒壞現住僧經譽師竭力經營

祠原小陋。今新造神室于外廊。以奉安置焉。輪奐竣事。謁不佞清記其由。清老病久廢筆研。何得綠飾之。祇略記其一。云爾。

壽歌之什記

壽歌之什。我世子所作。自書賜井原大夫元俊也。詞藻典麗。筆有遊龍之勢。鍾秀逸才。得之于天。固亡論矣。而世子為恭也。不敢近聲譽。侍臣尚未得覩焉。井原大夫自入邸。初棟梁邸臣。夙夜孳孳。行以儉讓。中外輯穆。未嘗有纖芥之間。而寵待亦已甚厚。魚水不啻。故特命賜之。夫衣帛金璧物。猶有倫如此。恩賜蓋以異數。褒其功勞也。井原大夫之榮也。乃可見矣。裝禪蘊櫝。以貽子孫。謁不佞清誌其由。因寫篋上云。

百草園記

慶元囊弓而來。百五十有餘載。海內又安居者。有積倉行者。不齎糧。人咸優遊乎昇平之化。而未知遠征。謫戍之苦。安其生而長子孫焉。唯屬時令之違和也。迺輒有札瘥天癘之患。窮荒之民。固匱醫藥。而非命者衆矣。我侯深仁太憂焉。命有司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父母唯其疾之憂。夫思所以援焉者。於是乎。衆議闢百草園於郭南沿河邑。厥土肥饒。草木

喬宜乎播種。且枕水面山。自然據勝。因脩館舍。以爲遊息之所也。蓋距城門二里許。歷平安湖街。折而東。數百武。南入則館門也。館倚爽塏。臨清流。且避暑焉。故曰涼風。厨庫臚列。其次出館。長堤一道。春艸青青。故曰蔥翠。間疊石階。人蹈級而登降。乃乘舟之所也。堤上植以華卉。而與館庭接。爛燦照席。堤內有一椽。日涉之所。越也。故曰流越。椽南木石假設。丘壑可以悅目矣。北鑿小池。芙蓉杜蘅。與崖上躡躅。相俱映發。架圮而過。詣敬遠堂。廼主炎帝氏。并祀上下二皇。廼報赭鞭之德也。蕞爾祠堂。方不盈武。又分背後祀稻。

荷蓋亦尚儉也。其西藥圃。曰集靈。在昔漢武祈壽而修僊術。築宮而集神靈。此圃者。集藥靈以救斯民。其撰亦異矣。館門左環以列舍。廼官吏所居也。其末有一門。西嚮。是群下之所出入也。傍舍門。卒擊柝以誰何。非常入館門。東萊竹猗猗。斜接庭柯。竹北有門。出門設半宇。踞床。其次又構茅茨門。蓋館營茶室。是其茶客出入遊息之所也。外焉則群芳徑也。春卉秋芳。區別有徑。或育土產。或移他方。靈種桃杏棠梨。天麗芬芳。桂杉檜栢。青葱蔚蒸。百羽萃止。其間弄暄。訴淒。嚶嚶喑喑。有傲人邑。松筠節操。標後凋於歲寒。梅菊。

友于見向榮乎秋後名菓珍蔬奇樹異草靡弗具植焉。傍有錦棚延蔓偃地幾十丈。乃紫白藤也。西北隅有小觀曰臨路。汜八町街推牕而窺行人。觀東築復圃曰回春塢。此方俗相傳病者服復迺回元陽也。而尚韓產高價奚祗名珠中人破產而不能得焉。不得焉則玷孝慈一韓山之產豈能遍四海也。賈豎狡兒銜賣射利。贖物往往誤人。此方畿南其他數國及我藩代北諸山皆生復。三桮五葉臭味弗劣。韓土近世人稍服之。得益者不尠焉。今闢此圃樹藝功成而錫諸無告。則其爲惠也弗亦偉乎。其次菜畝南抵水涯。

堤上又有一亭曰觀魚。仍層崖而衡闕臨深淵而啓扉。俯觀鯨魚之遊。連屬館庭叢樹森蔚。繚繞亭西。奇石怪巖假象峯巒。巒風致幽邃。自有濠梁間想也。其足構小店曰采葑。旣事隴畝百葵繁植。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瀑泉一條懸其東。軒飛流直下。濺玉碎雪。餘波爲渠潺湲。自灌圃畦。嗟呼於陵子之桔槔。其功寡哉。矧乎漢陰丈人抱甕可大笑矣。層閣數仞。架館當頭。四望莫所遮焉。明四目達四聰。故曰高敞節。彼南山當戶出巖巖乎。鎮雄都不騫不崩。千秋獻壽。近接眉睫者。靈椿山蒼樹鬱乎。碧瓦映旭。揭焉其上方者。大

悲閣也。檻檻半出乎樹杪。渺茫憑虛。呼吸將通帝座。其西櫻山。俗傳延喜皇子謫居此地。愛櫻花而栽焉。故江山共稱之。烟花三月。紅雲一帶。銜晴暉而照山。白雪萬片。駭溪風而撲水。清江千尋。波底沈影。水中山上。共是一色。春光融融。花謝時遷。徽雨旣晴。祝融逞威。九夏三伏。炎蒸如燬。當此時也。登閣東望千里。長流激浪。驅雪而下。清風颯爾。爽氣來侵。以笏拄頰。高視青山。未嘗知人間之熱也。長虹一條。橫中流者。巨橋也。俯瞰人物。小不盈尺。往來雜沓。絡繹不絕。日之夕矣。如蟻慕羶。乃街市士女來而納涼也。秋陰始

肅。白露降矣。月出自唐山。上衆峰粲然。揚明暉。東郊萬井。夜色皎皎。少焉離雲。衢臨水面。澄波如練。帶月而流。乘舟者似采石人。上閣者飄飄乎生羽化之思也。更深興酣。佇立目送。質沒西嶺。影落玉江。餘情至曉。人猶倚欄。若夫雪朝捲簾。西顧玉江。真爾玉壁山焉。則仙館佛閣。琪樹發花。水焉則客船釣艇。蘆荻凝光。漁家民屋。積素皚皚。峯巒林薄。皆化爲璧璐之境。瓌觀佚覽。或授簡陪梁園之筵。或乘興回剡溪之棹。誰亦問袁安高臥乎。北眄滄海萬里。渺漫無涯。矣矣。目力所至。唯覩藍蒼二島而已。風帆蜚鳥。出沒于其

際雲歟霧歟唯想像其所謂五島三山者也近焉者
鶴臺隔城樓市門蒼然叢于其表者臺上松樹也其
北東黛色遙相屬者姑田花園諸山也朝暉夕陰四
時景光更獻狀於几席間其他所觀者甚夥矣此園
巧於據勝也豈筆之所能載也哉封內頻年政平年
稔且被此惠澤百姓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侯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遊豫也此園原爲惠民而造
之侯亦乘政暇而得優游於此中舒暢性神自無疾
病之患子輿氏所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上下一同和順積中而淑靈發

外寒暑風濕各時而罔有札瘥疠之患五福薦臻
六極禳除豈不亦樂乎若夫陂池臺樹必極宏麗誕
縱淫逸傷財害民不思先正懿訓者惡在其爲民父
母也因記之云

披雲亭記

灞城南郭平安湖後街榎氏卜居尚矣園中別構小
亭爲遊息所一日余與奈大夏過飲酒酣主人謂余
曰蕞爾此小構唯足容膝焉豈有名稱也然而二君
今日幸相會請談次爲吾扁之余未有應焉奈子自
傍曰主人家世尚儉爲人亦恭謙質直其居室也安

苟完矣。固無陂池臺榭宏麗之設。園庭泉石。惟從自然。幽致而弗肯拮構。何矧有恒舞酣歌。曼姬頑童之樂也乎。世之所謂皇張夸詡。皆置而不問焉。非瞞瞞然。汨乎滋垢者。余聞之曰。有是哉。主人之德也。高明神之所惡。驕奢人豈喜之哉。恭謙質直。是以信于朋友。是以獲于上。在官數十年。始起于統將。經使曹。遷御史。轉阪郾。處守。今撰于諸郡。統宰攝相府。長掾。退食之暇。來于此亭。優遊舒暢。性神請扁之曰。披雲。奈子曰。有說乎。曰。夫雲者。山川氣也。陰凝上結。以成不崇朝而彌于天。冥冥晦晦。掩日翳月。滄然不辨咫尺。

當此時也。假令登此亭者。興情何有。如夫清風自西。天豁日晴。高軒褰簾。倚檻長嘯。南山花爛。燦發榮於春。東嶺月皎皎。揚輝於秋。千里長川。桐口吐濤。金谷巨橋。脩虹伏流。椿嶺大悲閣。飛樓懸檐。出沒于半天。人或履青雲上。回頭西顧。平波萬頃。澄江如練。夕陽灑歛。餘照射浪。文貝斑石。粲然見底。真玉江哉。過此以往。五島三山。遙接勃海。非目力之所至。唯憶其鬢鬢耳。其他晨昏四時。景光紛紛。交眉睫之際者。弗可勝而言焉。是悉皆披雲之勝槩也。李青蓮詩曰。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奚祇景勝而已矣哉。

遠官蔽于近侍。忠臣蔽于佞諛。中山筍曲沃胙。是斯
朝廷之雲也。貪夫蔽于財。夸者蔽于權。或于好色。或
于淫酒。是亦一身之雲也。耽樂乎雲裡者。胡爲久矣。
吁危矣哉。仲尼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主人
既獲于上。朝廷無一片雲。恭謙質直。行于己。而信于
人。世間身上。亦皆無蔽。披雲霧而覩青天。白日豈不
愉快乎。奈子曰。善遂以爲記。

傳

矢島翁傳

矢島翁名直之。字半左衛門。長州安武人。故姓葛村。

系宇多源氏後。尼子之疏屬也。父某從同族完道氏
歸藩。遂爲之宰。有子十人。翁乃其季也。小字曰十藏。
年十五。矢島直重養爲子。以女妻之。繼家。直重父曰
淡路。仕先侯于藝州。屬豐王。扼腕朝鮮。大調發諸州。
淡路以步卒長從軍。自搏虎有名。後從先侯去藝遷
今藩。聿來爲周山口人。爾來步卒長職。世相嗣。翁年
二十有餘。始代父任。云翁爲人。廉介尚文。兼長武術。
而家有約所。居雍容。爲閭里之率。而山口自內藝興
之伯。西諸侯。餘風遺俗。益巷衢。走犬鬪雞。豪奢相競。
翁獨率以儉。嚴肅自整。翁之出入。邑屋少年。輒自相

避竊戒曰不爲翁所短兒女子中黃之言不可道也亦自曰將謂翁何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曉譬曲直里中一聽翁無後言者其取重槩如此矣而不巧宦轍軻一老步卒長竟使騏驎無展足地也鄉黨爲之惜焉翁曰余因家世得之雖則抱關我之分也又何耻焉恩信顯衆步卒靡弗畏且服武健鞭箠使或奉命逐捕盜賊索姦伏於疆場搜亡命於他部翁咸指畫所至多有功奉職靡盬凡三十年一日矣元祿庚辰以功論擢隊騎蓋寵二世矣於是翁雖未六十乎然自意築室已矣豈無肯堂者哉何僕僕爾各人間

事功遂身退古之道也尋罷官有三男長嗣家名某次某冒齋藤氏次時存爲阪氏皆以才能補劇職名顯藩廷翁歎曰夫所貴於致任者豈欲苦形勞神口食監門之食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余幸家有餘財自顧爲子孫計足矣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圍碁談笑相共娛樂輒傾橐以供具或乘安車從徒更過三子舍飲月一再次必遍杖婦扶孫從容乎盡餘年向所謂武健儉肅今胡寬和以故至年八十善飯益壯嘗所聞見益事者徃徃識焉爲子弟覩縷不置何不耄之甚矣享保丙午二月侯養

老于學翁以高壽徵明年春三子以有功同時褒增秩各有差尋踰月卒翁預約三子棺擲衣衾之美殯葬祭祀之具知汝有以天下不偷或嚴不敦匠事汝悔不及矣即令子內省疾謂之父之慈也為區處之計費給之其餘分三子均於是乎悉從其治也如生日矣云子濯氏曰家有約為閭里之率在官嚴謹為吏卒之所畏有道哉躬當榮名先後父祖若子孫顯也及死之日都下知之與不知皆無不藉藉曰嗚矣翁也以壽如彼以富如此生而覩三子之榮死不失令名吉祥善事若翁誰不羨焉而至其子之賢乃天

也。然其所育有方而所取也。詩曰自求多福信夫時存子連亦聲文學與余善因悉翁為人云。

清水宗治傳

清水長左衛門姓平名宗治中備人也當室町氏末世區宇大亂俊雄豪傑建號相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備者關以西大邦而四戰之地崛起其中州者亦不少矣須須木秋山據北郡石川久孝號左衛門尉有山南諸郡而據高松城宗治娶久孝女居高山幸山與長谷川鳥越生石上原中島林等共屬久孝久孝無子養須須木季子而為嗣號筑前守頃之久孝卒尋

筑前守亦卒無嗣將絕諸將欲謀諸須須木而立後宗治不可自謂石氏我丈人也而吾曹事石氏日已尚矣石氏綿綿雖六尺之孤豈敢欺焉今石氏泯乃非石氏而立何他求焉為治也妻者是為石氏子當今舍我其誰也長谷川亦有異心互相猜疑永祿八年八月朔諸將會高松宗治拔劍擊長谷川于席上持長谷川頭謂諸將曰今而往吾當有此城諸君事我如石氏之日不則今請決雌雄攘臂顧盼當此時一城中皆懼伏莫敢起諸將素知其能且畏其威咸質子弟而聽命宗治遂據高松威震三備縣豪相率

而歸唯須須木秋山構怨云此時天樹公伯西諸侯割據十州命隆景元春分司山陰陽諸國而宗治屬隆景松山備中上月播州之役皆有戰功尋伐須須木秋山竟平闔境皆宗治之績也天正十年夏四月織田信長使羽柴秀吉為大將伐藝蜂須賀家政號彥右衛門黑田孝高號官衛兵副焉大徵發諸州率大軍向前備前是信長居岐阜地之相去千有餘里風馬牛不相及信長兵力彊盛蠶食諸侯遂逐室町將軍將軍漂蕩來備之鞞倚賴天樹公由是與信長始有釁石山之役藝軍屢援本願寺信長大敗屛後誘宇喜多而掠

因作聽尼子亡臣而出軍于上月皆為藝兵挫畜怒不少於是乎有此役云隆景會疆場諸將共議攻守之方大饗侑以佩刀諸將受賜扼腕曰京易與耳殲其渠魁指日凱旋宗治曰不然此信長積憤之所發也動五畿之衆勒三軍之士令秀吉前鋒而宇喜多應援豈謀疏而輕舉者哉善穀乃甲冑敵乃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衆守之不能繼以死而已此所以賜佩刀也諸將皆服其言秀吉進次岡山前備遣家政孝高以信長命謂宗治曰此役卿與我乃封以備二州如不聽乃移大軍攻載自高松宗治笑而不答

人更說利害而不休宗治曰吾久屬藝侯隆景遇我甚厚職為封疆之臣而藩蔽一方吾可以鄉利倍義乎借令一旦賣降而得二州不義反覆之士向誰無貳然則降無益京而有損士後又百計招之宗治終弗聽時日幡大將上原元將右衛門大夫叛以城降京元將後備人父豐將洞春侯幕下後備之役戰功不少洞春侯寵待之以其子妻元將爾來以貴戚為蕃扞臣而此役貳京其臣日幡某兵衛以骨鯁名宮路山砦亦潰將馬縣豪船木某衛門左率兵加馬秀吉登砦上遊擲山臨察要害遂襲之林重真三郎左鳥越某左兵據不能禦焉皆逃去之冠山交戰數回京兵屢挫死傷殆數百人秀吉視城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不利使人往說重真曰

華陽集

卷之七

七

中分中備割河部以西者歸汝河部而東者為京請
 共解兵重真不肯會城中失火屋比延燒京兵乘間
 入城真自殺戲卒起不意救火盡失其度竟不能距
 馬重真自節莫敢逃矣中村一氏少輔得重
 兵咸守諸京信長觀之稱其驍勇云桂廣繁民部
 真頭輸諸京信長觀之稱其驍勇云桂廣繁民部
 上山元忠助兵庫保鴨城某廣繁守中營時生石忠西營生石
 營曰余久屬隆景南征北伐有功而不賞故今與京
 內兵干營中子當趣脫涸轍若遲索子於枯魚之肆
 他日之好聊以相報廣繁大怒令桂某門右推轂之任
 叛逆匪人罪不容誅何言之不遜也夫奉推轂之任
 而守城豈苟免乎急以眾來吾今決戰言未畢發銃
 激火箭焚生石之營卒階屋消火桂某繁中男廣
 放銃顛二人於屋上莫敢救火者火愈燎而不可鄉
 石京兵共弗能支逃出隍外時隆景次岩崎亦出師
 而援焉京軍益失氣竟大敗績死傷不可勝數城中
 村上某新五左衛門藤某新右等纒十三人戰死是因敗而
 為功轉禍而為福蓋桂上山之為將也可謂方畧有

其素而能得士死命也故高松主將宗治及兄月清所
 其臨變制敵如振落耳
 清子行宗右衛門尉中島行秀大炊介林元重與荒木湯淺
 新倉等凡六千餘人縣民歸義者亦五百餘人共授
 兵擱然登陴藝遣末近信嘉左衛門尉將士卒二千監軍
 城中兵殆一萬人高壘深溝輸糧山畜以備持久時
 秀吉將大軍下八幡山圍城三匝其勢欲一時陷之
 然此城折衝之地而關西之要路也若一陷之乘破
 竹之勢而不可拒焉於是乎天樹公軍猿崖隆景元
 春次岩崎皆為之聲援宗治因要害之利廟筭餘策
 兵強士厲屢戰而京屢挫死傷動以百數秀吉以為

此城不利陸擊俯而察地利宜水攻蝦鼻至門前村
 山阿郭外凡三十里許築堤高數仞引川灌之時夏
 雨連日水湯湯碧波滔天城不浸者三板城中懸釜
 而炊中外洶洶宗治守備益嚴遠斥候多間謀擊刁
 斗而徹曉中島荒木當秀吉于番禺元重率麾下士
 及片山助兵衛林與九郎鳥越五兵衛等距宇喜多于池下
 京方舟堤中其上作樓櫓甲士各手長戟突倒牆壁
 城中亦造三艇禦之京設攻城之械城設守城之備
 百攻而百却之京弗能入乃偃兵不攻秀吉使僧惠
 瓊往說天樹公曰京藝久相持而未決丁壯苦軍旅

老弱罷轉漕今偕休兵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請割野馬瀨河部二水各有東西而賜宗治死吾亦
 回軍天樹公謝曰夫兵凶器也休戰善政也且疆場
 之政一此一彼何常之有雖喪地多也未可以為辱
 矣然宗治材武有功于余不為不多如之何其使斯
 人無故而死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不為也矧功
 臣乎瓊反復說利害披腹心輸肝膽而和議不行他
 日蜂須賀家政生駒某雅謂惠瓊曰羽將軍名聞海
 內威震諸侯眾庶莫弗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
 待命者僧之所知也今藝之藩臣親而功者孰與上

原尚且來降况其餘耶以吾料之藝侯因民之欲和親為百姓請命誠國之福也君強緩頰瓊許諾而自以為不可復干藝侯不若直說宗治之高松語宗治宗治大驚泣曰以我一人不換千萬人君之寵遇謂之何臨危授命施名于後世固士之節也吾當自盡子勿泄諸藝侯雖後得罪亦人臣之分也秀吉聽之和議已決自盡期以六月四日諸將謂宗治曰聞將軍以死襄國家之事臣等義當與將軍同死不可苟免而取嘲於人也宗治曰今天下發難俊雄相爭得一士尚強焉顧諸君全躬於小義而能效後功唯信

嘉職監軍宜偕死耳而城中之事事無大小便宜裁

決延及家政米鹽靡密莫有遺漏作和歌三首遺子

景治號源三郎後曰五郎左衛門又改歌云知恩慈

悲正直你無樂欲辛勞盡情任說玉天你其二曰夙

興約君命會計武具營作使的人敬事其三曰商議

約公事脫書帖脫威儀法度酒脫女你勿亂心六月

四日宗治月清信嘉及宗治臣難波某傳兵高某市

允奴七郎凡六人乘舟出泛于秀吉軍前請自盡秀

吉使堀尾吉晴茂蒞焉且饋肴酒曰卿忠義激烈以

身殉國可謂勇士也久在圍城之中艱辛可知不腆

弊物聊通殷勤于左右宗治悅甚乃飲燕于舟中酒

酣宗治謳誓願寺曲此邦俗永言節以鼓笛是一舟

和之諷詠清冽聲振林木聽者莫不慷慨而掩泣也

宗治從容賦絕命辭曰浮生屋罷今各索過歷遺失

的武士奴名屋高松奴苔你月清辭曰世間奴惜麼

兒兒時散的各索花沒紅葉沒色沒納歷而同時

皆自裁高某盛其首函封焉授之吉晴而後回舟向

城收其尸既葬穿其冢旁孔亦自頸下從之高某為

每言未嘗不拊髀而歎也賜景治書并佩刀褒其茂

每戰未嘗敗走於是乎天樹公聞之大驚深感忠烈

勲隆景亦裁書與景治次郎四郎景治庶兄及行宗以稱

乃父之功云始宗治臣白井治嘉號與三左衛門保高松門

櫓竭力守戰斬獲不可勝數會中銃傷股病未能起

告宗治曰臣頃患創未得侍左右庶得少間言事宗

治就見之治嘉大悅曰聞君旦日自盡臨死之間誰

不動心然君威伸諸侯遠近咸景仰死生亦大矣然

不與之變是所望君也臣試先自屠出腸甚易事也

請君視之披衣血殷宗治驚愕曰汝義氣以死激余

余敢忽焉唯憾余之身後事向誰托因涕泣而永訣

又宗治死前一日令侍童鑷鬚諸將謁見曰君之死

期旦日而今鑷鬚是何為宗治莞爾笑曰余頭輸洛陽而信長觀之若面垢人將嘲哂曰久在圍城之中心苦容毀鬚髮種種為耻不其大哉諸將皆服曰善宗治雄畧大度紛急淆亂之中道遙處事大率如此而其義氣忠憤蓋天性也以故戲下士皆有勇且知方觀治喜等而可見同類相求同明相照其此之謂乎高松既燔諸將索居四方宗治之戲下百許人奉宗治之室家而退處河部景治亦來自沼田云京藝已成秀吉討明知遂統一海內而政由己出號為霸王諸侯歲時朝秀吉于洛秀吉一日從容謂隆景曰

宗治誠不世出良將顧其子必賢也余封以小侯秩而為戲下將卿為余致意隆景還藩與田孝高共過河部致秀吉之言景治且喜且泣曰臣犬馬之齒未弱冠時六以先人之故過被拔擢然臣父以死盡節而不貳所仕臣亦何貳又善為我辭焉詞氣激冽使人竦動後仕隆景塞旗斬將莫不先登迨隆景領豫州而食采于喜多郡文祿壬辰征朝鮮景治從軍于隆景大有功同粟屋景雄四郎井上景貞五郎等賜書而褒焉時朝鮮大敗乞援于明明教李如松將兵十萬攻小西行長於平壤行長以寡兵不可敵退舍而避焉明兵乘勝直抵京城隆景禦之景雄為前隊景貞後隊部署既定時明兵鼓譟而進勢

如決河前隊避銳後隊當之而決戰前隊亦來集前
後夾擊遂大破之明軍敗走時兩將爭功而不決隆
景凱旋之後賜二人同功之賞以
書褒之景治亦同二將被褒云

景治祿三千石或山口元永曰景治父子濟美名顯

于世而祿不稱功乃取嘲於人於是增秩授騎士五

十餘人徒兵八百餘人拔為大將後有故秀秋流寓

于藝石田三成因僧惠瓊招之封以五千石景治不

肯仕天樹公益奇其志賜中備庄氏之邑而長仕本

府云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七 終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八

長門 山根清子 濯 著

男 泰德有隣 校

門人 吉田文獻子徵 輯

碑碣

長州金谷贈大相國菅公廟碑

長州金谷贈大相國菅公廟者陽明山正燈院所奉
也廟舊枕巨橋川其地卑濕屢被水患桷樸下窄上
雨旁風殆無蓋障藩拔級夷庭木禿缺不足以揭虔
妥靈享保乙酉僧宗珉來住正燈院深憂之慨然始

志改作而資費許多無所取材謀諸市尹上山經匡
經匡初爲周府令善事鬼神建隆碣于松壽宮廟於
是乎亦能翊贊不假官力募都人士而營焉越四年
西徙今所以就爽塏距故地凡二百武許更新廟貌
頗三倍初規殿堂廊廡軒楹相接厨庫僧室臚列其
次爾來四十年宗珉營爲不弛夙夜孳孳心誠求之
人亦信焉乃贊襄之力不尠也華表樂堂二王門心
池次第舉焉遂戮衆力而竣功都人士女祀釐祈福
者往來雜沓絡繹不絕馨薌蘋蘩吉蠲罔怠歲時祭
賽于古有光三戶某等數人來謁余載事於石余謝

不敏而已謹按往牒在昔有相氏之時江源氏高
綱以戰功食封於此土初造公廟于金谷邑逮吾先
侯之建國也稱之三宮蓋序州中鎮守之神班諸第
三也廟司初號知足院密宗也世屬戰國兵之與火
災害並臻究類廢焉寬永中禪僧乾鼎再興之改今
號自是長奉禪云前住持錦江雪堂雖皆志經營而
未果焉宗珉善繼人之志輪焉奐焉堂構集大成焉
然而豈祇人力也哉恭惟古王化之隆也管江二氏
主曹學之東西盟主斯文而未有陟台輔者也惟公
以天縱英特夙承 帝之眷顧也官至右相霖雨舟

揖咸奏其功。立于中朝。指揮四海。具瞻所依。功烈赫赫。而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忽中山之筐。覆公餗。由是國權漸移。外戚王道陵夷。名器竟弗復還。于朝。廷蓋天地。一大變矣。嗟乎悲夫。人天誰弗憤焉。夫屈于此。必伸于彼。乃理之常也。且哉。餘澤流于數百千載之後。威靈顯赫。錫福除災。海內無處不渴仰也。雖然乎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有精誠之萃。而感之則格焉。豈亦曰無人力也哉。神之與人相會。德之與力并戮。而後能開物成務。其然則宗珉之功。不亦偉乎。故勒于石。繫之以銘。銘曰。

繫昔延天。化興自公。顯顯令德。具瞻益崇。遺澤悠久。流兮不窮。煥乎文章。千載欽風。歲時禋祀。有闕其宮。時遷物換。祀典將空。有若僧珉。拮据僦功。峻宇雕牆。梁彊棟隆。粢盛既潔。玉帛孔豐。神在洋洋。誰弗由衷。日用明錫。右我家邦。

土佐湟六神祠碑

浪速土佐湟。長藩邸中。有古祠之墟。靡知何神祀之。何人奉之。何年廢。而何地遷焉者。也。唯有一古松標之。或曰祀稻荷。往時猶寄氏來。知此邸。造春日祠於坐滿寶曆壬申。觸祝融氏之怒。祠司請再造。而不止。

於是乎。前知邸赤木兼定。以謂如必改作。則邸中幸有舊墟。何他之求焉。遂議以白國相。翌年癸酉之秋。建一小祠。并祀稻荷。春日嚴島住吉。菅神。人丸六神。歲時奉之。夫蘋蘩蕝藻之菜。潢汗行潦之水。苟有明信。可薦於鬼神。蕞爾小祠。今築狹隘之地。雖無峻宇雕牆之莊嚴乎。忠信由中。行之以禮。何其不享。我侯之朝覲也。每歲如織。而道涂之所經由。以浪速爲中。且要津也。西之滄溟千里。東則五十驛亭。山河渺漫。雨潦風雪之艱。波濤湍瀨之險。可不謂畏途之甚焉者哉。人臣之情。誰有不祈五馬安穩者也。而是豈人

力之所能及也。且殫封內之人。海漕此津。貿易以給經費。是知邸之所幹也。故年穀登稔。甌窶滿篝。汚邪滿車。海水不波。漕粟如丘陵。廢居不失其時。能中機會。而得贏利。則國用不困乏矣。上焉供侯度之費。以奉宗廟社稷。下焉撫育臣庶。而備不虞。若一蹉跌。百事不遂。其關係豈小小哉。誰有不祈六府允治者也。而是亦豈人力之所能及也。人力之所不及也。而豈其徒已之哉。精誠所萃。有神斯應。是赤木氏之所志。而所以有此舉也。因勒其由于石。繫之以銘。銘曰。標焉孤松。舊墟再作。短椽小廡。神之所托。歲時奉祀。

吉蠲奠酌降福穰穰茲敬茲恪

周南鶴濱妙音廟碑

周南瀕海厥邑曰華浦乃州之天府也廣斥數十里
渺茫乎無涯涘焉昇平百年黔首富庶子孫穰穰蕃
息充巷而國無曠土民無遺利生產不給或墾山作
田或煮海為鹽古大堤西瀉鹵數十頃昔年賜堅田
大夫而築堤資費巨萬私力不能支焉半途而廢十
數年後遂反諸官明和甲申定之方中命有司復營
築之國相毛利廣胖奉命令諸郡統宰羽仁正之同
省主吏熊野為信督事署印參政高須就忠相府長

椽高杉春善及縣令神保正勝等相共戮力仲冬中
七日初覆一簣四方長堤凡一千五百武許原海水
所浸也候潮汐而施功興卒數萬人以土石築茨填
海百計塞之既經五旬至閏臘初七業成潮水不來
海變作田潮俗曰留爾來夙夜脩理官吏走馬人徒勞焉
簣土自陸舟石自水日營月構封高數仞石壁如山
翌年丙戌春三月竣事蓋堤內田數十頃四方通溝
隔離陸地水脈無通不便稻作故為鹽場以頒與煮
海之徒竈戶凡二十有二歲入若干金長歸于官乃
廣土利國之績奚祗辟草萊開阡陌之類也哉營築

畢功之日黃鶴一群來集此濱人以為禎祥也因名之曰鶴濱丁酉春我侯東觀路經周府枉駕來此新堤勞督堤官吏而觀營築成功及煮海作業晡後入行館焉於是乎眾議以謂夫潮汐之所迴環波濤之所激盪若夫迅雷風烈之變則山嶽為之崩田復化為海豈是人力所能救也因請而建妙音天女廟於堤內以為鎮守夫妙音者主海島故配日靈氏三女降于洲渚左右大陰之政專司風汛之變故今亦香火而奉焉而以堤中鹽戶餘地給歲時賽祀之費乃祈陰騭默佑也爾來天池平穩莫有暴浪逆浪之變

而鹽利日隆庶績熙哉今茲建石華表又叙其由勒石于天女廟前繫之以銘而頌神之靈德銘曰降于洲渚淹乎同塵現靈于世和光於人左右大陰之政司風汛至魚鱗周府廣斥南海維瀕營築幾頃煮鹽富民安廟堤中香火奉神之格思弗可度思黃鶴翩躚于茲來馴休祥無疆海利畢臻穆乎威靈千秋維新

汶陽北君墓碣

君姓源名堅儔字小平二號汶陽其先食封豫之喜多郡因氏喜多川或作北川世我毛利公臣乃祖又右衛

門利道。媵于高國院翁主。歸於越侯。從居東都。越邸夫人氏去世。還居麻丘國邸。君四歲。乃父十左衛門。歲堅携家歸於長之瀨城。少而有志。穎敏好學。旁稱多藝。既而奮然興曰。方今昇平百年。人多慮不及於不虞。夫士之遭遇也。入相出將。維古之道也。縱令無登壇推轂事。若俾爾于城公侯。則何以哉。於是潛心戰略。世所傳北條氏山鹿氏油井氏兵法三島水戰法。皆靡弗學焉。出入孫吳上下韜略。著書百餘卷。頗糾近世師家之繆誤。且其家有父祖所傳劍技。後聞馬絹氏之學。而技有進焉。因益精鍊。修建一家之

技。於是業已成矣。弟子大進遊門。凡一千餘人。風靡都下。名聲藉藉。泰桓侯賜金若干。褒焉。享保丙午秋。初賜俸。明年遂命有司。就其宅作武榭。弘教國中子弟。今侯方嚮道藝。徵有能士。元文己未。進班衛騎。世祿寬保辛酉。夏四月二十六日疾卒。君為人個儻不羈。抗直不可人。氣義自許。嘗以經術潤飾武事。戒約弟子曰。果爲武人乎。文武一歸。施焉。則有治否之異而已矣。汝曹莫得愚粗之誦。以故門多英髦士。晚從周南先生。聞物夫子言先王以禮樂化天下之說。大喜。自言劍技亦自此大得妙也。不幸而弗能中壽。報

國日短。迨易箆。唯以此爲恨。可謂義氣至死不變。君有一女。養田中氏子。爲嗣。名堅繁。君生元祿庚午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二。葬長城松原山法華寺。銘曰。赳赳講武。尚且脩文。宜乎庸于世。從遊如雲。

長肅小倉先生墓碣

先生諱貞。字實操。小倉氏。號尚齋。小字萬太郎。長州郡岐人。泰巖侯侍醫宗爾之季子也。其先出于江之源氏。左近將監實澄。名高于世。曾孫元實始來。藝仕洞春侯。至先生。乃六世也。先生生二載。患麻疹。遺毒發腫。遂爲跛蹇。幼穎敏。長好學。適京。受業伊藤坦菴。

其知友伊仁齋。北可昌。他皆大父行。在京三年。歸省父母。青雲侯召見。講經賦詩。明年從侯東觀。復抵京。交遊益博。凡淹京十四年。而還。明年又東遊。林整字之門。擢助講。正德辛卯。韓人來聘。先生授簡。迎接學士東郭。有日東諸子。總能文。大手騷壇。獨許君之語。聲藉甚。都下。文廟採詩覽之。拊髀大歎。因欲聘先生。辭以廢疾而止。享保己亥。藩新建孔廟。廣厲學官之路。召先生於東都。司業明年春。擢班同前隊長。是日役人。藩儒臣雖祿大也。未嘗有列此班者。儒林榮焉。先生率生徒有方。以德誘之。彬彬咸興于學。延及

都下邦內嚮化云。在職十九年。元文丁巳十一月二日卒于官。先生廉介公方。好直徑行。雖或乏醞藉之風。而視人之阨。如己有之。傾資救焉。其文學。乃天性也。少長呻呶。老而不衰。宜乎儒宗。藩廷而有功斯文也。歲五十而無子。養阪氏爲嗣。名實廉。字彥平。後舉一子。名某。先生生延寶丁巳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一。葬長城南和泉寺山。私謚曰長肅先生。

琴臺山內君墓碣

君諱廣邑。字士英。小字孫次郎。琴臺其號也。長藩公族大夫。毛利君廣規次子也。大夫山內子廣通無嗣。

請君爲嗣。故稱山內。更彌三郎。原姓大江。於是遂冒藤氏。幼而岐嶷。讀書屬文。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人或少其無佗技。乃艷然曰。今海內卽古封建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群萃州處。以就間燕。故士之子恒爲士。大夫之子恒爲大夫。我幸得生於貴戚家。入相出將。斷斷兮其如有容焉。固其所也。設令吾不得志。弗士庶之伍。胡能醒棘學。一人敵之爲於是乎。潛心經術。喜讀徂徠先生論語徵。或其難解者。與師友講論。因圖集而爲篇。與諸友共焉。未卒業也。今茲夏五。罹疾不幸。短命未及世襲。所著有遺稿。君爲人簡重。溫

雅孝友行于家。令聞達於邦。禮賢下士。而不苟遇于人。其處事也。從容乎發慮。出謀殆如老成人。衆咸屬他日棟梁之望。夙比諸賈長沙王博士。及死之日。都下知與不知。皆罔不惜其才焉。君生於享保甲辰某月某日。享年僅二十三。未娶而無子。葬于長溪川大寧寺。兄江君廣漢。別建碣于其封邑阿川。先大夫墓之傍。銘曰。白玉易玷。蘭膏自煎。烏虜賢知之爲崇。耶抑亦天之崇賢耶。唯遺此芳潔。不朽萬斯年。

東陽君墓碣

君名泰。字士雅。號東陽。長灞城人。八谷通良之男也。少好學。善書。師事周南先生。屬藩興學。以秀才擢諸生。既廩學館。後遊京二年。卒業而還。時藩儒臣津田忠之入繼本宗。而無嗣。請館生有名者爲嗣。衆議以君應之。因稱津田享保癸丑春。以隊騎祇役于東都。其冬擢侍講。此時先侯方富春秋。使儒雅正直之士在側。乃取薰陶之益也。君承命而來。夙夜在公。奉職孳孳。未敢寧居。從駕東觀。往來如織。殆七襄云。寬延改元春。自東還。學館祭酒。周南先生有疾。不能視學。命君及倉鹿門假攝館事。少頃。先生遂免焉。代之爲

真矣。而夙興夜寐躬行先於諸生。循循然善誘人。亡論敏學。若其魯者。誨而不倦。百之千之。口授手提。弗能弗措也。故其所陶育。以鼓鑄芝蘭桃李之化不少焉。而尚兼侍講館暇。則徵之說詩講書。旁及音律。侯之眷顧亦甚厚。賜賚無數。凡在職二十有餘年。今茲寶曆甲戌秋九月十二日卒于官矣。君為人簡重寡言。喜愠不見于色。沈毅而能任事。初先侯勵精國政。治期復古。令君司興樂。君傾心奉行。炎暑吹管。風雪鼓絃。殆忘肉味。弟子亦彬彬乎興焉。惜夫中道先侯卽世。君亦卒。遂使洋洋之音不盈耳。嗚乎。天哉。君生

於元祿壬午六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三。初娶中村氏。早卒。有一女。繼配宮木氏。舉二女。無男。養安田氏爲嗣。名迪之。葬長城東亨德寺。銘曰。入則侍講于君。出則提携斯文。拮据未竣。天奪之勳。唯餘令譽遺芳。日芬。

永田君墓碣

君名政純。字瀨兵衛。世稱永田。江源氏支流。長門霸城人也。祖父意卜某。以醫鳴。委質於本藩。父意齋。繼箕裘之業。益弘。君其二子也。母山崎氏。奧州丹羽侯儒臣道察女。君幼岐嶷。有志尚。奮然曰。伯氏繼業。吾

何事刀圭去而志于學游於藝旁悟脩武器時人稱
曰武用辨略蓋假書名而褒其精詳也元祿丁丑以
善書擢史曹初別仕後轉行相府史從政若干年以
功增俸值泰桓侯勵精求治大興學崇文化開史局
脩國牒以君博古故司之君奉命自謂吾侯藝祖出
于帝以降千有餘歲奧州公相鎌府草創鴻業制
度文章必有可觀者焉而邈乎異代文獻無徵矣洞
春侯之伯也近矣然軍謀密策當其世猶知焉者鮮
矣且戰國之正史族重門閥人誇餘勇茂勲奇功以
虛爲實竊掠他美爲己之有故軍談戰記載巷說而

行乃不勘假令吾能言之據何折衷於是乎發祕庫
閱群籍旁徵士大夫之家所蓄系譜家牒而猶不足
焉徧搜邦內名山古洞以至舊邦郡國及京師諾樂
伊勢高野祠刹之所藏悉網羅之蒐而鳩焉補苴缺
失是正紕繆考覈緝綴殆無遺功書成進之若干卷
先侯覽而稱善賞賜許多間燕召君讀古記乃以爲
溫國故之益若或疑難則進對詳審剖蠶絲析牛毛
便便唯謹爾齡踰七旬屢乞骸骨然以矍鑠能堪職
而不允寶曆癸酉致仕凡在官殆六十年未嘗一日
寧居矣明年五月八日病卒生寬文壬子某月某日

享年八十三。君博聞強記。有好古癖。最精國史。諸家系譜。皆就君而正焉。如得一顧。則千載被誣罔者。一時雪冤。會其執異說者。不以言辨。而因徵明之。故不爭。而彼自屈。世之所行。稗官小說。清正義者。亦日月出矣。而燭火息。豈不愉快也哉。君為人謙讓。不先于物。好信義。而不苟合。言無二諾。行必果。雖乏醞藉之量。鄉黨憚其嚴矜。少而學禮于田北氏。三年。其居相距十里許。盈盈阻一水。朝往昏還。烈風雷雨。弗廢其剛毅不撓者。大率如此。老而益壯。雖在病牀乎。有問奇者。娓娓告之。目光炯炯乎。乃至于歿。不廢書卷。嗟

乎篤行也。夫初配山中氏。早死。有一子。名政古。病而不嗣。後配李家氏。無子。養平川勝明。次子政俊。為嗣。奉祀葬長門霸城海潮寺。先塋之次。銘曰。擢史稱良。補吏亦循。吏虐史功。蹟千春。明誣雪冤。吁。董狐倫。

鷹峯平賀君墓碣

平賀姓藤氏。其先系于大織冠鎌足公。鎌府時。有松葉次郎諱資宗君。大顯武功。益給封邑。食羽之平賀。藝之高屋等諸邑。其子惟泰君。始稱平賀。而後子孫分處羽藝。至弘章君。去羽邑。藝之高屋居焉。遂為藝

州人也。當室町氏時，海內大亂，郡國豪雄擁兵相攻，而平賀氏最驍勇，威懾四隣。弘保興貞隆宗廣相諸君相繼而興，世以鬼將軍稱焉。逮我洞春侯之勃興也，山陰陽諸帥望風降，廣相君亦納款。侯喜，以為如得一敵國，禮待不薄。視猶兄弟也。東征西伐，奏功亦不尠矣。其子元相君慶長移封之後，有故致為臣而去，亡幾其子元忠君復歸于藩，以故班秩劣於舊列。然而歲首朝儀，祖廟祭席，間或如舊矣。且許後復原籍，迺不遺乃祖功也。曾孫祐正君稱太郎左衛門，乃君之父也。娶深栖氏。以元祿三年庚午九月二十七

日生君於長瀨城。按狀君諱共昌，字君重，鷹峯，其號也。小字孫太郎。後稱九郎兵衛。為人剛毅質直，尚勇好氣，不畏疆禦，不侮鰥寡。視人之急，不啻若己有之。幼有志操，嘗侍家大人，膝下曰：汝齟齬，何知焉？余之先閱閱顯于世，而今遭家不造，雖欲堂構，末由也已。嗟夫！余也，齋志以沒焉乎？君聞之，發憤自謂：非躬有道藝者，則弗獲立功以善繼人之志也。未成童，誦詩書，既長，搜決諸子百氏，旁至天文曆卜，悉通習焉。膂力過人，提丈八蛇矛，貫六石弓，善走，適數百里，不裹糧焉。銳志武藝，韜畧而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各臻

其與也。英氣勃勃，每謂人曰：生遇昇平，未能試樊噲野戰之功，吾甚慙於我鬼將軍。初擢統將，後遷弓將，或奉命專對，或整伍戒嚴，東武西寄，祇役于千里，未嘗廢墜矣。先侯以其多才多藝，又善治隊卒，賞賜若千金，顧眄亦不輕矣。父祖屢請復舊秩，以時儉故不允。君亦請辟草萊，以為田，抗疏不已，頗忤時政，殆見貶黜矣。先侯特命宥之，賜墾田八十頃，於是乎可謂立功以善繼人之志也。亡幾先侯即世，君哀毀已甚，遂得病卒。寬延四年辛未八月十二日，壽六十二歲，葬長瀨城光明坊莊。君娶兒玉之房，女生一男四女。

長女適天野氏，次女適神村氏，末女未嫁，餘皆歿。以弟共貞為嗣。銘曰：

藏器於身，動何不利。孝悌繼人之志，功虜酬己之志。
小川君墓碣

君姓藤原，名澄衆，字源右衛門，號秀軒。其先江州小川人，故世稱小川，屬江源氏幕下。六世祖右衛門兵衛元政，以武勇顯，委質我洞春侯，屢有戰功，守雲州富田城。爾來子孫永臣本藩，何某乃君之父也。享保戊戌春卒，君嗣家。其秋為前鋒弓將，後遷侍衛統將，又轉弓將，寬保壬戌為法林大夫人之老，去載以病。

乞骸骨未免。今歲寶曆己卯初春十六日卒。君爲人質直廉介。不好佞諛。少而好學。傍精兵術。在職凡四十餘年。孳孳不弛如一日矣。預知死期。戒約子弟。葬祭莫踰禮。棺槨衣衾。躬親看之。皆從儉樸。而後三日正坐而終。壽七十二。葬長州灞城海潮寺。娶正木氏。有四男一女。嫡男某奉祀。次某嗣村上氏。次女嫁祖式氏。次某嗣財滿氏。次某嗣笹川氏。

恭菴佐佐田生墓碣

生名圭。字德璋。山下氏。號恭菴。石州津和野人。幼而聰慧。敏學。成童受業于三浦景寬。夙有寧馨兒之稱。

舅氏佐佐田滿之無子。養之爲嗣。冒佐佐田氏。佐佐田原佐佐木。乃江源氏支流也。舅氏家世業醫。於是乎潛心於和扁之術。齡僅弱冠。術行于都下。聲藉藉乎起。奮然自謂。吾豈終爲鄉人也。上醫醫國。何必事末技乎。將遊上國。而成桑弧之志。而親老在堂。不可以遠遊也。今歲春三月。負笈來長之泮宮。不佞清時受乏于教諭。相共切靡。夙夜不弛。駸駸日進。汗血千里。殆有籟雲之勢。而爲人溫厚潤如。接人未嘗有城府也。在門數月。同遊皆如舊相識。嗚乎。惜乎。夏秋之交。患暑在牀。呻吟猶手不輟卷。踰月不已。輿疾還鄉。

寶曆七年丁丑冬十月某日卒。生享保乙卯七月某日。享年二十三。未娶而無子。葬津和野城北龍峯山。銘曰。

不琢不器。光生於璞。琢之磨之。悲乎失璞。

岐陽仲子君墓碣

君姓越。智諱由基。字子路。岐陽其號也。其先豫州人也。室町氏時。河野通忠中子。某有軍功。因氏焉。後中爲仲。至曾祖父通武君。初仕本藩。而來世祿。乃父通和君家貧。君少而善事父母。竭心於水菽之勞。備嘗艱難。行感隣里。餘力學文。螢雪所業。足以用焉。補學

館弟子。累擢都講。學術益進。聲藉甚于都下。列卿大夫。延爲上客。交遊日弘。無幾家翁卒。嗣隊騎士。藩法襲祿。後非職文學者。則不得住館。君以優學。故得淹留焉。乃特命也。翌歲以隊騎從侯。東觀時。賜召見。或講經。或肄樂。頗被顧眄。先侯即世後。侍故世子隆德公於麻邸。夙夜在公。奉職十年如一日矣。不幸亦遭隆德公早世。喪服還家。今侯聞君之博識。復舉爲侍臣。而掌國故。屢參機密。君之德之才之優也。謹敏應務。甚得寵遇。今茲乙酉春三月。從駕到東都。夏六月二十五日。罹疾卒于櫻田邸。君爲人恭謹和順。群居

不諍孝友之德信乎朋友而獲于上矣如其文學乃天性也寒鄉無師且乏書籍心誠求之遂成大業文章典麗可以爲後進領袖也嗟乎惜哉君生享保六年辛丑某月享年四十五娶和智氏有二子皆不育養弘其四男某爲嗣葬東都萬年山青松禪寺境內隆德公墓側且埋其鬢髮於長之灞城靈椿山築墳銘曰

鄜山田君墓碣

鄜山君名公望字望之又曰伊助世稱小田村周州鄜鄜人原氏山本其先共系織田姓平始屬大內氏山口喪後落魄歸本藩補水軍小吏喜左衛門某無子以同族故養君爲嗣君幼穎悟明秀齟齬誦詩書善作詩世稱神童郡宰上山氏見而大奇之薦諸朝十二歲初來灞城遊周南先生之門貴戚巨室延爲上客譚經賦詩聲藉甚于都下此時藩新興學擢于秀才司孔廟時齡十七爲諸生數年宦東都及物夫子之門與南郭金華諸賢周旋妙齡雋拔人舉稱之徠翁賞其文有雕虎之才卒業而還除學館都講秩

祿累遷元文己未春命博士列隊騎爲講師學術大弘弟子益進自列卿大夫士至醫生緇流無大無小皆從遊都下稱大師温良和協雅量容衆爲人謀而忠實其處事能投款不失機會以故遠近蟻慕焉而操心直亮雖權門勢家未嘗求媚以稱旨若有忘醜者則去而不顧故世欽其風檢而於其文學也乃天性也特妙于詩嘗邀韓客赤水上執鞭弭而周旋報捷二次名施海內然少善病壯志爲虛羸奪未能上會稽探禹穴而成司馬之業也嗚乎天之生才乃有所限而不盡也乎雖中年養痾稍得延齡乎知命之

後患風殆十年而猶未廢講習可謂教人而不倦矣今茲夏秋之交益急侯聞之曰公望碩儒也諸大夫國人皆所矜式有功于人夥矣天如假數年爲國之祥也八月念三日卒生元祿癸未五月二十七日壽六十四葬長霸城亨德寺境內娶口羽氏始無男嗣子屢變養岡某第二子信道爲嗣後舉二男長某嗣藏田氏次某嗣井原氏長女未笄卒次女妻信道銘曰
南山北斗仰之彌高四方矜式誰代其勞人之云亡逝波滔滔

長藩大夫南野桂君墓碣

君姓大江名廣保字季成號南野小字長次郎後稱三郎左衛門能登主殿致仕曰道孚其先出于毛利宮內少輔匡時公十二世祖左衛門尉廣澄君邑藝之桂子孫遂以邑氏焉其子能登守元澄君從洞春侯大顯武功善射鳴于世比諸平教經故命稱能登守爾來世干城侯家與福原志道口羽列四家重臣寵待亦超于他矣三郎左衛門廣尚無子以君為嗣乃同族彌左衛門宜澄季子也寶永元年冬十二月青雲侯賜諱字三年秋為謁者五年泰桓侯命隊騎

將翌年冬天子遷幸奉賀聘使上洛專對不恥君命竣事還至此時君纔過弱冠而才優于老成侯有使乎之歎明年春擢內衛師正德三年春二月任下大夫攝行相事五年冬祐巖世子始被戎衣俗曰着具足君徵于師賓獻軍扇賀儀畢而賜佩刀明年享保改元冬拜中大夫遷國相巖邑大島諸縣民負租逋逃結黨據山而扇動隣邑君早運籌俾有司撫治之戮厥渠魁脅從罔治而不日群散黨解闔境案堵爾來五十年于今莫一夫藏禍犯上者乃是斯舉錯得宜而民心之畏服也當是時也侯立十有餘年勵精國

治君與海北吉田諸大臣及相府長掾阪八谷等一心戮力宣揚令德將順懿美創造學宮藏墳典稟生徒傍及講武春秋釋奠先聖養老尚儒政化大行在職五年謝病而免焉居三年復為行相從駕于東觀公往來如織十四年觀光侯為世子始來東都執謁於朝君以老臣故得廷見其年冬辭職十六年秦桓侯在東都病大漸召君至則即世觀光侯嗣立受封例得老臣五人廷見拜謝君為其一十九年秋三為行相此時侯富春秋聰明臨朝君老練幹蠱獻可去否左輔右弼知而靡弗為焉聞而靡弗言焉諤諤

蹇蹇匪躬之故元文三年病而罷相屏居謝客雖家人乎未能輒見焉咸曰君齡方艾當服官政執大夫事而今不出若蒼生何侯屢賜書問疾遺田獵所獲鳧鴈鹿肉而慰勞之然而不起矣坐臥一室不出戶庭凡十三年矣寬延三年擢郎君左近為內衛帥明年秋遂致政歲六十二耆德益隆典刑所存民俱瞻焉今侯立始就封首召君而圖邦政容輿疾直造朝階乃特禮也奚祇蒲輪之榮焉君聰敏英發其立朝議事也據義裁決群疑立釋衆難自銷而性好廉潔不近於利恭讓自卑不敢先人最疾諂諛之人非公

事而屢謁其門者不見焉。驕侈夾勢揚揚自喜者若將浼焉。薦賢延士推轂後進汲汲惟日不足焉。如余之不肖也。猶尚收錄其餘可概知矣。少長好學至老弗厭。旁及曲藝悉抵其妙。雖匪斷斷兮無他技乎。其心休休焉。寔能容之。所著文章甚多矣。老後尚有長篇大作公于世者。惟蒙求拾遺餘未梓行。君得壽八十二。歷仕三朝。出入行國二相。殆三十年。政不先刑罰。專尚教化。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國俗頗稱清平。於是乎功立名顯。元文四年增祿千石。以國儉故固辭而不允焉。此時病居不能拜謝于朝。而受賜於家。其

他三朝賞賜恩禮俱渥。刀衣器玩不勝枚舉。夫古稱三不朽。得其一者亦鮮矣。而君夙以賢俊獲于上。累歲當路於國。政蹟大顯。退職後托之文字。可謂三者兼并而有焉也。嗚乎不亦偉哉。末年好女樂。人或恠其變雅操者。惡是何傷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誠聖之業也。謝安東山之遊。范蠡五湖之艇。皆高世逸興。而莫有所託焉哉。傳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娶粟屋光信女。生四男五女。長子天。次男元冬。受嗣。次女嫁口羽通孝。次女天。次男廣任。嗣同族忠利家。次女嫁內藤廣方。次女嫁粟屋就當。次女嫁

同族親正。季子于直為遠道。垂直嗣明。和六年己丑二月五日戊午卒。葬于長門灞城海潮寺先塋之次。

銘曰。

德。虞獲于君。功。虞勞恩勤。言。虞炳遺文。餘慶萬斯年。子孫如雲。

華陽文集卷之八終

